

叶君健全集

第三卷 中篇小说卷(二)



清华大学出版社

叶 君 健 全 集

- 第一卷 短篇小说卷
- 第二卷 中篇小说卷(一)
- 第三卷 中篇小说卷(二)
- 第四卷 长篇小说卷(一)
- 第五卷 长篇小说卷(二)
- 第六卷 长篇小说卷(三)
- 第七卷 长篇小说卷(四)
- 第八卷 长篇小说卷(五)
- 第九卷 儿童文学创作卷
- 第十卷 儿童文学翻译卷
- 第十一卷 戏剧·小说·诗歌翻译卷
- 第十二卷 安徒生童话(一)
- 第十三卷 安徒生童话(二)
- 第十四卷 安徒生童话(三)
- 第十五卷 安徒生童话(四)
- 第十六卷 散文卷(一)
- 第十七卷 散文卷(二)
- 第十八卷 散文卷(三)
- 第十九卷 散文卷(四)
- 第二十卷 散文卷(五)

叶君健全集

第三卷

中篇小说卷(二)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君健全集/叶君健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3

ISBN 978-7-302-21292-8

I. ①叶… II. ①叶… III. ①叶君健(1914—1999)—全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1974 号

叶君健全集

责任编辑:马庆洲 王舒妹 胡苏薇

装帧设计:曲小华 韩宇

责任校对:宋玉莲 王凤芝 王荣静

责任印制:孟凡玉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地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70×240 总印张:499

版次:2010年3月第1版

印次: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1980.00元(全套)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008061-0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第三卷出版说明

本卷收入九部中篇小说。

其中《多事的日子》、《冬天狂想曲》、《“瀛寰星相学家”》，是解放前用英文创作的，后由作者本人译成中文；其余六部均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用中文创作的。其中《青鸟剧社传奇》、《文字学家和女强人》、《青春》三篇作于一九九六——一九九七年，收入全集时还未公开发表过。



多事的日子



一

十二月还没有到来。不过雪已经连续下了三天了。老刘原是坐在油灯旁边编草鞋,现在他小心翼翼地用一口碗把这油灯盖住。屋子里立刻变得一团漆黑。他把那些小股草绳推向一边,立起身,走向用一块板子挡着的纸糊格子窗那儿去。他把耳朵贴在格子上,静静地站了一会儿。什么动静也没有,里里外外都是如此,连梁上老鼠跑动的声音都没有。他静悄悄地把窗子打开,向外面观望。一片广漠的雪地,从他村屋的篱笆那儿一直伸展到远方的山丘。所有的大路小路全都不见了。菜地、猪圈、打谷场,甚至村子本身,也似乎都被一张白色的大地毯所覆盖住了。而且天还在下雪——在风中狂飞乱舞的纷纷大雪。雪花打在老刘布满了皱纹的脸上。

老刘觉得皮肤上有阵阵刺痛。不过这种刺痛却使他感到高兴。他记起了一句老话:大雪兆丰年。他过去的经验也多次给他证明,这句老话完全可信:每个冬天下了几场大雪以后,来年就从来不会有蝗虫或其他害虫来毁坏庄稼。不过……老刘不敢再想下去了。去年的雪也下得很大,也预示着一个丰年,但结果却成了一个灾年。老刘感到心情沉重。他又静静地把窗子关上。

他又站了一会儿,机警地静听外面的动静。没有什么声音。甚至看家狗也似乎受到了“军法管制”的影响,噤若寒蝉。它们不像往常那样,在这样冷冻的夜里总要悻悻地嚎叫几声。他想,如果日本鬼子的巡逻队这个时候还没有来,今夜大概是不会再来的了。他松了一口气,又把覆在油灯上的那口碗揭开,用打火石对着一根纸捻擦出一簇火星,纸捻立即就点燃了。接

着他又把灯也点亮了。当他重新在灯旁坐下来的时候,他的眼神落到躺在地上他的工作凳旁的两个包袱上。一个包袱里包的是些家人穿的旧衣——从春天的短衫到秋天的长袍,另一个包袱里装着破床单和被子,中间还藏着半斗米。这两件东西使他感到很苦恼。

正当他想重新再编草鞋的时候,他听到院子里有轻轻的脚步声。他立刻跳了起来,抓住这两个包袱。他打算马上就跑进睡房里去,把他的女人喊起来。幸好这时一个熟识的声音从门外悄悄地传进来了:

“刘老弟,快开门吧,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这是他的邻居三老叔的声音。老刘把门拉开,那两个包袱仍然挂在他的臂上。

客人瞧见他这两个挂着的包袱,不禁大笑了起来。他说:

“我神经过敏的朋友,放下这两个倒楣的包袱吧。我可以对你打保票,日本鬼子今夜不会来了。”

他停了一会儿。老刘的样子仍然显得非常狼狈,他又对他大笑了一阵,补充着说:

“就是日本鬼子今天夜里来了,你想你能逃到哪里去呢?外面的雪下得这样大?你的这一身老骨头也许能顶得住,但是你的老伴行吗?你想你能拖着她冒着这样大的雪逃进山里去吗?”

“当然不能,”老刘说,不知不觉地也就让那两个包袱扑通一声落到地上,“但是我有办法?你知道得很清楚。那一次她受到震动,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现在她一看见日本兵就要晕倒,也许就会当场死掉——这一点我并不怀疑。”

“严重到那种程度吗?”三老叔问,大睁着眼睛,感到非常惊讶。“就在那同一天,鬼子兵在我的背上不知捶了多少次。我相信那个混蛋一定是个有功夫的拳师,他每捶下一拳,你就会觉得它结实得像一块大石头。就是在现在,天一下雨我就感到全身骨头痛。但我并没有像你的老伴那样,神经就受到震动呀!当然,鬼子把我最后剩下的一点口粮搜走了,对此我感到很难过。这正好像是把我最心爱的宝贝抢走了一样,因为我花了那么大的气力和血汗才把它收进来、藏在屋里的呀,而且没有这点东西,这个厉害的冬天我也度不过。不过要记住,他们是来占领我们的土地的呀。如果他们不来抢我们的东西,那么他们来打这场仗干什么?你想,他们远渡重洋,从他们

的老家到我这里来,是为了无事可干么?我就是用这种想法来安慰我自己,因为这样一想,我的心情也就平静一点,我也就把事情看得开一些了。老弟,你们也得把心胸放开阔一点呀。你的老伴也没有必要走向那样一个极端,那样害怕日本人。我们现在究竟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抢劫了呀。此外,只要我们的身体没有垮,我们失去的东西还是可以挣回的。我们有句古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说对吗?哈……哈……哈……”

“我的好三叔,”老刘说,眉头皱了起来,对于这位老朋友的一股啰唆劲儿颇感到有些厌烦:他聊起来老是像个老太婆或某种哲学家,“你完全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我们的困难。她受了那么大的神经刺激,并不是因为我们被抢去那点粮食呀。当然那是很不幸的事:去年秋天的收成又偏偏是那么好。这倒顺便使我想起,对我们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日本鬼子居然感到兴趣,恐怕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不管怎样,对于去年的收成,我们高兴过度了,因此这样一种意外的损失,自然也使我们的神经容易受到刺激,使我们感到忒伤心。一半的粮食已经作为佃租送给了东家胡雅,另一半又被日本鬼子抢走了。我连半粒谷子也来不及藏起来。你藏起来了么?”

“当然没有!你半粒粮食都没有藏好,我连三分之一粒的粮食也没有藏好啦!鬼子这次来打劫,算命先生陆明可没有算出来,因此我也没有作丝毫准备。我想,有一天我得在村前当着众人的面将他一军。他现在在我们中间已经成了一个废物了!”

“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呀。一般来说,他还是相当可靠的。过新年的那天,我在我们的神龛前给我们的祖先烧纸,我仔细地瞧了一下火的势头。火焰烧得旺,很集中,一点也不分散,一口气就烧成了灰。这是个好兆头。我对自己说:‘谢谢祖先,我们这一年将会过得很平安!’但是现在怎样呢?命运给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命运是上天神仙安排的呀,谁也预料不出来。比如说吧,我的儿子最先逃脱鬼子。可是他早返回了半个钟头,恰好落进鬼子的手里。除了命运的安排以外,你还能找出一个什么道理解释呢?”

三老叔点了点头。他还能很生动地回忆起前不久发生过的事情,因为那是他亲眼看见过的。

日本鬼子占领了这个地区以后,有一天半夜他们从他们总部所驻扎的

那个城镇,派了一队人马来到村里,把村人都从床上抓了起来。只有几个年轻的庄稼汉钻空子逃掉了。这几个年轻人中包括老刘的儿子后发。他是从后门溜进山里去的。倒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夜袭的鬼子还算客气。他们没有开刀杀人,虽然他们向一些比较胆小的妇女,如老刘的老伴,像老虎似的大喊大叫了一阵,把她们吓得魂飞天外。看情形,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趁庄稼人还来不及把粮食收藏好以前全部抢走。他们用威胁和拳打脚踢的方式,逼迫村人把粮食交出来。最后他们把所有的粮食,包括头年冬天残留下来的一点小米,全部搜查了出来。在太阳还没有出来以前,他们就完成了全部的工作。

但是他们并没有立刻就离去。那些开始溜出屋子、到太阳光中来觅食的母鸡似乎吸引住了他们的兴趣。他们立刻就展开了一场对鸡儿的围剿战役。不过他们的战术相当原始,但是很疯狂,他们连追带抓,再加之开枪射击,弄得这些鸡儿向树上、屋顶上和草垛上乱飞,混乱不堪。有的鸡惊惶失措,叫得可怜伤心。一个名叫五月鲜的女佣工,为了某种“道德品质上的理由”,正藏在一个草垛里。她听见这些鸡的叫声,心里难过极了。

这个女仆是一个已经到达了成年的孤儿。她从她当鞋匠的父亲那儿什么别的东西也没有继承下来,只有一笔小小的债务——她父亲在一次赌博中对一个屠夫欠下了一笔钱。她当然拒绝接受这笔遗产。地主胡雅,出于一种“仁慈”的考虑,就让她在他家当女仆。由于她不能像一个身强力壮的女人那样干活,胡雅家人每天给她的饭食定量也就控制到最低限度。虽然由于年龄的增长,她的工作量一天一天地增多,但是这个定量始终没有改变。最后她就决定摆脱这项工作,而开始自己养起鸡来。这就使她在经济上“独立”了,因为她可以靠鸡下蛋来养活自己——不过说来也奇怪,胡雅几乎成了她的鸡蛋的唯一主顾。所以她也很自然地把公鸡、母鸡和小鸡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虽然她还没有过当母亲的经验。现在她听见她的孩子们又叫又跳,她自然再也忍受不了。她从草垛里钻出来,向一个已经抓住了她的一只大肥母鸡的鬼子兵面前冲过来。

“这是我的母鸡!”五月鲜义愤填膺地吼着,“你无权抓它!”

“我的宝贝!”日本鬼子高兴得欢呼起来。他立刻扔掉手里的母鸡,展开双臂,把五月鲜抱住。“我正要寻找像你这样一只漂亮的母鸡!”

他紧抱住她不放。她像热锅上的蚂蚁,拼命挣扎,但是怎么也摆脱不了

鬼子的魔掌。于是她便大叫大喊,她的声音惊惶而狂暴,撕裂着空气,传得很远,在听到的村人中间掀起一种愤怒而又恐怖的反应。

后发正藏在附近山里的一块大石头后面。他听到了这种挣扎和痛苦的呼救声音,知道是来自村中妇女五月鲜。他对她为人并不怎么太喜爱,不过她那对又黑又野,有时又显得颇为神秘的眼睛却常常吸引住了他。他一想到她正在受鬼子的折磨,就无法控制感情。他冲进村里来。他一看见鬼子对她的那种野蛮态度,就向这个侵略者扑过去,拿出他全身的气力,捶打他那个又圆又胖、样子很傻的脑袋。不过他还没有来得及解放五月鲜,另一个鬼子已经跑过来了。他抓住后发的双手,把它们扳到背后。第三个鬼子就用一条长绳把它们捆绑起来,并且把长绳的末端甩过一棵树的枝桠,接着就使劲拉起绳子的末端,后发便被提升到空中去,悬在树枝和地面之间。

“你这个混蛋!”鬼子对像悬在空中的一只青蛙的后发骂,“现在你该得到教训了!”

后发的妈妈听见这阵骂声,就从窗子后面偷偷地朝外看。儿子正像一个钟摆似的被吊在空中摆动。她一看到这情景就什么恐惧都没有了。她冲出屋外,倒在那些侵略者面前,求他们释放她的儿子。这几个鬼子,看见后发的眼睛已经闭了,便松了绳子,让后发落到地上。他们在他身上泼了一些凉水,又用线香熏了熏他的鼻孔,最后算是把他的知觉恢复过来了。但是妈妈却晕过去了,一连许多天起不了床。

鬼子离开村子,回到镇上去时,除了粮食和鸡禽以外,还把后发和五月鲜也带走了。

“让他们干干活,”鬼子对村人说,作为一种告别的表示,“这对他们有好处。你们这些老家伙,也可从中吸取教训。”

“你觉得你老婆的神经错乱,不是由于损失了粮食,而是由于你的儿子被绑架走了造成的吗?”三老叔天真地问。对于人们一切生理和神经系统的错乱,他总是用大米、小米和母鸡这类的因素来解释。

“你以为是由于什么?”老刘反问着,同时又拿取一股草绳编进草鞋里去。

“唔,不过问题现在解决了,”三老叔翘起他那打了皱的嘴唇,像个哲学家似的,做出一个镇定自若的神态。“你的儿子马上就要回来了。那个小

妖精也要回来了。”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老刘把他正在编的草鞋推向一边，把脑袋向三老叔更凑近一点，以便能更清楚地听清他的话。

“好家伙！”三老叔瞧见老刘对他的话是如此认真对待，惊叫了一声，“我到这里来就是专门为了告诉你这个消息的呀！不幸得很，我一和你见面就把这事全忘掉了。自从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我们就不再有像往常那样，可以晚间坐在一起聊闲天。我们住得这样近，但我们现在却像陌生人一样！但是无论如何，我也不应该忘掉我这次来的目的呀，你说应该吗？我真糊涂！”说到这里，他开始捶他的脑袋——当然捶得很柔和，同时也训起他的脑袋来：“你这块笨木头，你就不应该忘掉这么一个重要的消息呀！哎呀，我真是老了。光阴跑得这样快，呀！呀！……”

老刘立刻打断他这番充满了感伤情绪的独白，不耐烦地说：“请把你的重要消息告诉我吧！我知道你是老了。每个人也都会老的。究竟是什么消息呀？”

他用讯问的眼光盯着他的这位邻人，而这位邻人似乎还沉浸在他的记忆力衰退和年纪变老这个问题之中。

“唔，唔，”三老叔自言自语地说，尽量想抓回来刚才又从他记忆中溜走了的那个消息。他开始抚摸和搔抓他那个秃光头，埋头思索。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敲了一下桌子，说：“我记起来了！我记起来了！啊，对了，你记得黄冕那个狗腿子吗？”于是他又放低声音，用一种机密的口气说：“他是在刚吃晚饭前回到村里来的。三个月不见，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现在是自鸣得意，骄傲得了不得。他说，日本鬼子不会再找我们的麻烦了，他们已经征服了中国，他们现在只希望恢复和平和秩序。田东胡雅明天也要回村，也是为了恢复和平和秩序。鬼子说，作为真正亲善的一种表示，他们将也要让他把后发和五月鲜一起带回村。所以老弟，从今以后，你就不须再把你那几件破衣打成包，随时准备逃走了。”

“是谁告诉你这个消息的？”老刘问，对这位容易忘事的朋友的话不免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

“怎的，我是亲眼看见的呀。我还可以告诉你，虽然在战争，黄冕现在看起来却比前些时胖多了。你说这事怪不怪？我倒很希望，在打仗期间我也能发胖一点，你呢？”

老刘没有回答。总之,不管在不在打仗,他对于发胖不感到兴趣。只有一个思想占据了她的灵魂:这位胡雅大爷能给村子带来哪一种的和平呢?此人又懒又贪,只要舒服,什么事也干得出来。鬼子还没有到来前不久,他就带着他的总管黄冕逃到城里去了。他害怕乡下会起骚乱。为什么他现在又要回来?还是单由他的总管先回来,设法恢复秩序,以便他再来搜刮佃租吗?老刘心里马上就浮起了这位人物的新形象,因为他作为田东胡雅的一个佃户,直到不久前还和他打过许多交道。每年秋天,只要收成一下来,此人就会到他家里来,当场拿走粮食,作为佃租。“为的是节省时间,因为我是个忙人呀。”他总是静坐在他的屋里,像一只母鸡孵蛋一样,望着大家在打谷场上忙乱不堪。在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以前,他就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有时可以坐一整天——在此期间,老刘得把他所能弄到的最好食物拿来款待他。

“我的老天爷!日本鬼子为什么不找一个比他更像样一点的人来干这桩事呢?”老刘忧心忡忡地独语着。

“什么?日本鬼子?”一个惊惶的歇斯底里的女人的声音从里屋传了出来,“啊,祖先啊,快来救我!”紧接着的就是一个沉重的坠落声。

“对不起,三老叔,”老刘站起身来,非常狼狈地说,“我的老伴又在做噩梦,我得去看看。”

老刘急忙跑到他老伴的睡房里去。他发现他的老伴已经坠到床下,正在地上挣扎。他把她抱起来,又放在床上。接着他就用一个颤抖的声音在她耳边低声说:“放安静些,没有日本鬼子来。我们不须向山上逃了。三老叔刚才告诉我,他们不会再来和我们捣乱了。我们将会平安过日子。”

空气又恢复了宁静。老刘走到堂屋里来,他的脸色沮丧。他用道歉的语调说:

“三老叔,很对不起你。在这样的深夜,我的老伴发出这样一个怕人的叫声。自从鬼子把我的儿子在树上吊起来和接着把他抓走的那天起,她一听到‘日本鬼子’这几个字就要狂叫,拔腿就逃。没有办法呀,三老叔。大概有个妖魔在她身上作怪。也许在我没有转世变成人以前,我作过孽,所以现在她到了晚年就有妖魔附体了,嘿……嘿……”

老刘无可奈何地垂下了头,几乎要哭出声来。

“也许算命先生陆明可以给你想点办法,”三老叔用同情的口吻对他提

出这样一个忠告,“我听说他有道法可以和冥王通消息,他知道许多秘密符咒。我想你如果能弄点来送给他,他一定能替你驱掉附在她身上的妖魔。可怜的人,他这整个冬天都在挨饿。”

老刘没有回答。三老叔的这种想法他不大赞成,因为这种想法总是以大米或其他粮食为依据,而且这与他平时所表现的那种哲学观点也不大相称。老刘认为,粮食固然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很重要的作用,但它不一定能从妖魔手中买得到自由。此外,自从鬼子来抢劫过后,他现在什么粮食也没有。

他们俩好一阵子相对无言,三老叔也只有打起哈欠了。他揉了揉眼睛,想驱走睡魔,但是没有效果。他再也坐不下去了。他站起身,说了声再见。老刘送他出门——大雪已经把门封了一半。

二

第二天,中午时分,雪停止下了。村子里响起了紧急的当当锣声。锣声像火警一样,从村这一头传到村的另一头。过去几天的大雪和对鬼子兵来抢劫的恐惧在村里所造成的一种沉闷的寂静,现在算是打破了。老刘神经质地、静悄悄地从窗里朝外面窥望。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发生,只有阿奎在傻头傻脑地敲着铜锣,来回地叫喊:“到祠堂里集合呀!马上到祠堂里集合呀!胡雅大爷要和你们讲话呀!”

阿奎原是地主胡雅的所谓马伕,看管一匹枣红马,因为他的田产多,在镇上也有生意,到各地去办事得骑马。这位马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糊涂虫,对赌博养成了一种不可救药的习惯。新年的时候,庄稼人一般都玩纸牌和掷骰子消遣,他也日夜参加,劲头很大。但他也就不断地输钱,总是把一年的积蓄输得精光,最后只剩下一条裤子,弄得他萎靡不振,神情沮丧,对于照看马儿也逐渐失去兴趣了。在这种情况下,胡雅当然总要结实地打他一顿,引用他的话说,为的是好叫他“振作起来”。于是他也就只好又重新打起精神,鼓起热情再干。但是话又说回来,他的这种不幸的习惯,在某种意义上讲,倒也成了一个优点。由于他永远也积蓄不到一定的本钱使自己独立起来,所以也就得在任何情况之下替胡雅干活。胡雅也就利用他的这个弱点(对胡雅说来这就是优点),不管他同意不同意,每年总要削减他的工钱两

次。他也没有别的选择。胡雅喜爱他的也就是这一点：廉价劳动。因此他是“永远有活干”，因而也就使得村里那些穷得发酸的人对他表示羡慕不止。不过，自从鬼子把那匹漂亮的枣红马“征用”去参加“圣战”以后，他就失业了。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饿饭。现在他的劲头又来了，好像刚在五分钟前吃过了一顿盛餐似的。他的那阵叫声，听起来倒很像是在唱歌一样：“田东胡雅有重要的消息在祠堂向大家宣布。我说的是真话：他有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大家！”

“看来田东胡雅倒好像真的是回村了。”老刘对自己低声说。他以极大的兴趣望着这位骨瘦如柴的失业马伕，像只猴子，上蹿下跳地到处叫喊。他想，前天晚上三老叔所说的话是可信的了。他开始感到好奇起来：胡雅这个人物能够同日本人达成什么协议呢？此人过去一直善于和官府及军阀搞好关系，特别是当这些人物下乡来勒索捐款和粮食的时候。也许他能为我们和日本鬼子之间达成某种妥协的安排吧——他不禁开始想入非非了。当然他也不知道，这种安排，对庄稼人说来也无非是给鬼子贡献某些“慰劳品”。不过只要他们不再来骚扰村子……

老刘从窗子那儿走到灶房里来，他的老伴正在煮稀粥当中饭。她坐在灶旁边的一个三脚凳上，双手支着她那瘦骨嶙峋的下巴，心不在焉地望着锅里在开水中打转的几颗数得清的米粒。老刘轻轻对她弯下腰来，温柔地把她的下巴抬起来，凝望着她那失神的、像在做梦一样的双眼。他做出一个勉强的微笑，用一半哭泣、一半高兴的声音说：

“胡雅回村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就是说，也许我们又可以下地去干活了。他要在祠堂里告诉我们一些消息。你愿意去听听吗？我得去。”

妻子望了一下这个老庄稼人，她的丈夫。她什么话也没有说。沉默了一会儿后，她站了起来，仍然没有说什么话。她扶在他的臂上，站稳了以后，便和他一起踉跄地走出来，向祠堂的那个方向走去。

祠堂里已经挤满了村人，而且还有些妇女和孩子们陆续到来。很明显，胡雅的回村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给大家提供了许多猜测和希望的资料。祠堂的上半部搭起了一个主席台，台中央放了一张桌子，桌子旁边有两把椅子，后面则是一条长凳。在后台的墙上挂着两面交叉着的旗子：一面是中国旗，一面是日本旗，叉子中间是一张日本天皇的肖像。旗子两边挂着一副对

联,这是用肥胖有力的字体写成的。对联上写着这样两行字:

亚洲各国共存共荣

中日两邦亲善无间

不过胡雅却没有到场。坐在主席台上的唯一大人物是他的总管黄冕。他倒真是坐在正席上,右肘压着桌子,面向下边坐在地上的村人。使老刘感到极为惊奇的是,此人倒真的长得比前些时胖多了。

“瞧见了么?”坐在他旁边的三老叔低声说,表现出颇为羡慕的味道。

“他看上去确是与众不同。好家伙,在这样一个大家都饿肚皮的冬天他是怎样发胖的?我倒希望我也有办法……”

他的话说不下去了。他的那对天真的老眼睛直盯着这位总管,显出一种既忧郁而又好奇的神情,他那苍白的布满了皱纹的嘴唇大张着。至于老刘呢,他所获得的印象却是完全两样。黄冕的发胖,似乎把他的样子变得更吓人,因为他那双贪得无厌的眼睛,经他的一脸横肉一挤,就形成一条黑线;这条黑线,在他那两根扫帚般的浓眉的掩盖下,就显得深不可测地神秘和阴险。

老刘打了一个寒噤。他联想到在他现在这种大腹便便的情况下,他一发出声音,可能会像闷雷那样吓人。有多少次,此人坐在他家里逼佃租,他的吼声曾经是多么可怕!他现在的这种新形象,在村人所引起的猜疑和推测,顿时使得这个祠堂里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和可怕。这时后院里响起了脚步声。不一会儿,后边的门开了。田东胡雅出场了,他后面跟着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老刘被日本鬼子绑架走了的儿子后发,另一个就是五月鲜。至于那第三个人,谁也不认识。他的特点是身材短小,嘴唇上留了一撮小胡子。老刘一瞧见他的儿子,就立刻从他一些漫无边际的疑虑中醒转来。他的老伴几乎要大声呼叫,冲到台上去拥抱她的儿子,只是由于她身体衰弱,她未能做到。不过,在任何这类儿女情长的事情发生以前,黄冕忽然讲话了:

“全体起立!”

所有的村人,像通了电的木偶,都站了起来,莫名其妙地在猜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一套仪式。胡雅迈着八字步,走到台前来,同那个留着一撮小胡子的人一同在那条凳子上坐下。后发和五月鲜则站在两边。

“全体唱国歌!”这又是黄冕的叫声。

可是他的这个命令却叫村人感到为难了,因为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唱过什么国歌——中国的也好,外国的也好。事实上,这位大会司仪人,所要求大家唱的还是日本国歌,而不是中国国歌。黄冕领唱。大家发现,他唱出的字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懂。但他所发出的号令,一般总是必须执行的。为了应付这个局面,几个勇敢的年轻庄稼人就按照一个流行的民歌《寡妇怀春》的调子,哼了起来。黄冕所唱的这种具有异国情调的歌词,配以庄稼人的这种土曲子,倒是颇像一个歌唱队所表演的一种特殊节目,其在听众身上所产生的效果,可以说与一个夏天水池里一群青蛙所掀起的合唱相媲美。蓄了一撮小胡子的那个人皱了皱眉头,不安地咳嗽了两声。

“坐下!”领唱者忽然又下命令,样子显得很狼狈。

所有的村人又规规矩矩地坐下来,但他们仍然感到莫名其妙:这究竟是一回什么事呀。

胡雅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在台上向前走了两步,像他平时一样,神气既威风而又庄严。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皮袍,看上去比以前要漂亮得多。他手里仍然握着他往常当作抽烟和手杖两用的那根竹烟管。的确他的变化不大,唯一特殊之点是他新蓄起了一撮日本式的小胡子。他用冷漠和安静的眼神向众人打量了一下。这种眼神从他那对深不可测的眼睛中射出来,照样有点神秘吓人。平时它一落到村人的身上就要催出一身冷汗,现在在这个祠堂的大殿里却造成一片死一样的沉寂。接着,他像个魔法师似的,忽然用一种奇特的尖声音打破了这种沉寂,说:

“父老兄弟们,过去几个月来我特别想念你们,想念的程度不亚于对我的那些田地。但是,为形势所迫,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暂时离开你们。为此我在心的深处感到很难过。但是你们一定也知道,我对你们的关心,也同样不亚于对我的田地的关心。事态发展的情况证明,我到城里去一阵子完全有道理。感谢日本皇军参谋部的好意,我现在又能够为你们继续效劳了……”

他忽然把话头带住。他若有所思地低下头来,抓了抓他的脖子和新蓄起的那撮小胡子,想从他那空洞的脑袋中找出适当的字句来说明他如何为大家效劳。他搜索了好久,终于前不久从城里日本鬼子那儿学来的一些新词句为他解了围。这些新词句包括“亚洲各国共存共荣”、“亚洲属于亚洲

人”、“为从布尔什维克拯救世界的文明而进行圣战”等口号。他便开始根据这些口号的内容,像一位大学教授似的,用一种神秘和暧昧的方式,发挥他个人的见解和认识。

村人们大张着嘴,拿出最大的注意力来尽心倾听,但他们始终还是弄不清楚胡雅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这些新词句和他们的耕牛、佃租等等都没有丝毫关系,因此他们也就对这些东西感不到半点兴趣。胡雅越是尽情地发挥他的见解,众人就越感到他无聊透顶,因而他们的注意力也就不知不觉之间转到那两个被绑架走了的年轻男女和那位留着一撮奇怪胡子的新面孔上去了。这位新人物坐在胡雅旁边一动也不动,保持一种难以捉摸的沉默——从中谁也猜不透包含着什么意义。

后发除了外貌显得老了一点和额上出现了两三条皱纹以外,似乎没有其他太大的变化。与他这个外貌相称的是,他显得成熟和镇定得多,不像从前那样浮躁和容易激动。的确,他的面色是那么镇静自若,谁也猜测不出他回到老家来是感到高兴,还是不大在乎,也许他还没有发现他的父母就坐在众人中间,而且他的妈妈为了他的原故还几乎发了疯。不过五月鲜倒是呈现出另一副神态。她看上去非常清瘦,好像已经生过了两三个孩子。不过她的皮肤倒还没有垮下来。相反,她的这种清瘦倒使得她看上去相当秀气,也扩大了她那对黑得异乎寻常的眼睛。她的这副明眸现在正在众人身上转来转去。这不仅使村人又记起了她,同时也刺激了好几个年轻庄稼汉的想象。

那第三个人物,对村人说来至今仍是身份不明,因而愈显得神秘。他是又圆又胖,一个傻脑袋看上去就像一个西瓜。他那个扁平而肥厚的鼻子底下的一簇毛茬茬的小胡子,在他那个滑稽的脸孔下部形成一种既严肃而又稀奇的形象,因而也使村人禁不住要发笑。可是祠堂里这种吓人的沉寂和神秘气氛,又使得大家有点惶惶然,弄得他们连微笑都不敢露出来。此外,他裹在身上的那件黑大氅,给他在村人所造成的印象,简直像是凶神恶煞再世。

在这整个期间,胡雅不停地发挥他有关“东亚新秩序”的观点。只有当他的那些新名词的库存用完以后,他的演说才最后点题。

“父老兄弟们,请听着!”他把他那个尖锐的声音提高到顶点——村人们这才被这个假女高音从朦胧中唤醒过来而竖起耳朵倾听。“这里有一个